

寫錯字

文化經緯

對讀書人而言，把字寫錯不是什麼光彩事兒；但終其一生從沒寫過錯字（包括別字）的讀書人有嗎？毛澤東雖然學歷不高，但作為大讀書人還是當之無愧的。印象中，他曾經把「黃梁」錯寫成「黃梁」，還把「青楊岔」錯寫成「青陽岔」。

讀書人（包括像毛澤東這樣的大讀書人）偶爾寫錯字，我們對此應該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但透過寫錯字折射出來的社會心態，卻值得玩味。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隨一個藝術團去香港，沒有多少活兒要幹的，閒了就上街轉，找書店、書攤看書（香港那些所謂的「反動書」很難帶回大陸，所以我只能在當地現場閱讀並批判）。記得是在一種香港出版的雜誌上，醒目地刊載有兩張圖片，一張是一位內地高官正在題詞，圍觀者甚火；另一張是題詞的原件照片。據我知道，這種雜誌是被大陸某些人視為「反動」的，仔細看看上面的兩張圖片和相關文字，其險惡用心果然正在紙上躍然矣！

原來，這位高官是在給一位葉姓的男士題詞。按說，寫簡化字是既定國策，身居高位，理應帶頭執行。但不知道為什麼，這位高官在寫到「葉」字時，忽然想寫繁體字；仍然不知道為什麼，他在寫繁體的「葉」字時，竟然寫成了繁體的「葉」字。這麼一來，此高官就不但寫了錯字，而且還給人家改了姓。那位姓葉的先生，該不會由於題詞者位高權重，就從此以後不姓「葉」而姓「葉」了吧！

最讓人不可忍孰不可忍的，是雜誌上配發照片的那一通文字。文曰：寫個把錯字在所難免，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問題是那麼多的下屬圍着看，竟沒有一個人敢向這位高官怪一聲，就這樣讓他丟人現眼，這說明中共確實不民主……（大意如此）夠惡毒了吧！於是，當時的我，立馬「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恨不得三鍾兩棒子就把這一番謬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但糟糕的是，思來想去，卻不知道該如何下手。一見二十年過去了，直到今天，絕佳的批判角度似乎也還是把握不住，不好貿然開批。怎麼辦，接着想吧，也許總有一天……

或有人問，一件舊事嘛，你怎麼會突然重提呢？答曰：是因爲前幾天，在杭州的一個賣茶的地方，我居然又和這位早已下台的高官的一幅題字「龍井茶」不期而遇。我覺得其中的繁體「龍」字，是個不折不扣的錯字，但是不是草書可以這麼寫呢？懶得去查碑帖，還是把這幅題字照下來，抽空兒找幾位方家去判斷吧！

有時會突發奇想，如果能見到這位高官，我一定要向他當面進言：在公共場合題字，可是要倍加小心哦，寫了錯字，臭你的名聲事小，壞黨的形象事大。轉念又想：現在還會有人找已經下了台的他題字嗎？進言一事，就是真有機會，也大可不必了！

前幾天，陝西省的一位老省長趙伯平的孫子請我吃飯，同桌的還有原全國政協副主席汪峰的兒媳等。不過，他們屬於幾十年前的「官二代」、「官三代」，顯得平常而又淳樸，和我這樣的草民之後（嚴格來說，是賤民之後，因爲先嚴老人既戴過右派帽子，又戴過反革命帽子）沒什麼區別。之所以有這樣一次餐敘，是因爲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老省長趙伯平。那一段文字，用來作爲這篇文章的結尾，倒是挺合適的——

「一九六一年底，德發長從鐘樓東南角舊址遷到鐘樓西北角新址後，趙省長欣然提筆，爲德發長寫了牌匾。時至今日，這塊牌匾依然高高懸掛在鐘樓廣場德發長餃子館的門頭。之所以能如此，而不是像某些官人那樣，甫一下台（或下台不久），原先所寫牌匾即被人毫不客氣地取掉，我想原因無非有二：一是趙省長的官聲不錯；二是趙省長的字，也的確算得上書法藝術這麼一個檔次。如果今後請官人（或名人）寫匾，都能夠在以上兩方面嚴格把關（當然，官人和名人也應嚴格自律，不要到處亂寫），那咱們西安的文化形象，一定會不小提升矣！」

體育是一種文化

嚴方正

文化什錦

從媒體獲知，中國行政機構的改革進程中，曾一度想將體育總局納入文化部，不知什麼原因，如今仍是兩家。涉及體育和文化的關係的話題，不由得想起讓國人興奮又頭痛的足球。

現代足球起源於英國，足球運動的規則和章程最早都是由英國人創立的。如今，國際足聯的理事會的八個席位中，英國仍佔據四席。歷經一百多年發展的英國足球，在校園足球的開展方面有着完善的制度。

依照英足總制定的社會青少年和校園足球開展管理手冊，任何學校舉辦普及性的足球活動時，指導老師不能是體育教師，即帶着學生們踢球的老师，很可能是教數學、教英文、教自然科學的。爲什麼要這樣做？是因爲英國人將足球視作文化的體現，校園足球的開展一定要與其他學科融合起來，而不是一個孤零零的體育項目。在英國學校，老師教足球必須先通過考核。非體育學科的老師自願報名，接受英足總相關機構的培訓和考核，考核通過後獲得資質證書，才能在學校教足球。青少年在參加足球運動時，應首先培養忠誠和榮譽意識；學齡期的青少年球員如果被職業俱樂部等校外機構看中，其轉學和離校是否可行，必須經過校方對學生的品格、學習成績和道德素養等方面進行嚴格的評估。英國校園足球開展的一個宗旨是，一個青少年無論有無成爲職業球員的可能，其首先都應是一個具備全面素質的社會有用之才。

一件發生在今年足球歐錦賽的「花絮」給人留下難忘的記憶：愛爾蘭以四球之差輸給西班牙，當球隊大比分落後時，全場愛爾蘭球迷始終高聲歌唱，用愛和鼓勵陪伴球隊戰至最後一刻。他們無疑是本屆歐錦賽上「最佳第十二人」。我們還看到，當西班牙隊在場地中央慶祝勝利的時候，愛爾蘭球迷依舊歡聲嘹亮，好像勝利是屬於愛爾蘭的一樣。本屆歐錦賽，愛爾蘭隊小組賽三戰皆負，積分墊底慘遭淘汰。但他們卻贏得了不少本國球迷的掌聲。「勝也愛你，敗也愛你」是愛爾蘭球迷支持球隊的最好詮釋。有評論說，「在歐錦賽期間來到波蘭的那些愛爾蘭球迷感動了每個人，愛爾蘭隊的成績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了。」最後，歐足聯主席普拉蒂尼向愛爾蘭隊授予特別獎。

競技體育當然有勝負，如何開展才能體現出奧林匹克精神？才能讓勝者不驕敗者不餒？此類問題恐怕都離不開參與者（包括觀眾）的文化素養。我們不要再把體育和金牌捆綁在一起了，而且時刻把體育和民衆的體質掛上鈎也未必全面，是不是該多想想體育和文化到底有什麼關係？

糟糕的書評

馮進

如是我見

「有些書評的確帶着苦楚，可是作者無權抱怨。沒有人強迫他成爲作者，如果他發表文字，那就是邀請公眾注意，一切後果皆由自取。」還有他的顯示自信：「發表著述就像當衆裸體：如果書好，作者百毒不侵；如果書差，作者無計可施。」

大多數作者對於評論者可能又喜又懼，愛恨難明。他們的回覆也別有意味。有的試圖付之一笑：「我覺得評論者對於某書表現出強烈的憎惡和憤怒實在荒唐，就像孟甲森毒、全副武裝攻擊巧克力聖代一樣。」有的想表達自己的武裝透明進行人身攻擊：「那些自己不會寫作的人才從事批評行業。」

難明。他們的回覆也別有意味。有的試圖付之一笑：「我覺得評論者對於某書表現出強烈的憎惡和憤怒實在荒唐，就像孟甲森毒、全副武裝攻擊巧克力聖代一樣。」

「有些書評的確帶着苦楚，可是作者無權抱怨。沒有人強迫他成爲作者，如果他發表文字，那就是邀請公眾注意，一切後果皆由自取。」還有他的顯示自信：「發表著述就像當衆裸體：如果書好，作者百毒不侵；如果書差，作者無計可施。」

「有些書評的確帶着苦楚，可是作者無權抱怨。沒有人強迫他成爲作者，如果他發表文字，那就是邀請公眾注意，一切後果皆由自取。」還有他的顯示自信：「發表著述就像當衆裸體：如果書好，作者百毒不侵；如果書差，作者無計可施。」

「有些書評的確帶着苦楚，可是作者無權抱怨。沒有人強迫他成爲作者，如果他發表文字，那就是邀請公眾注意，一切後果皆由自取。」還有他的顯示自信：「發表著述就像當衆裸體：如果書好，作者百毒不侵；如果書差，作者無計可施。」

「有些書評的確帶着苦楚，可是作者無權抱怨。沒有人強迫他成爲作者，如果他發表文字，那就是邀請公眾注意，一切後果皆由自取。」還有他的顯示自信：「發表著述就像當衆裸體：如果書好，作者百毒不侵；如果書差，作者無計可施。」

「有些書評的確帶着苦楚，可是作者無權抱怨。沒有人強迫他成爲作者，如果他發表文字，那就是邀請公眾注意，一切後果皆由自取。」還有他的顯示自信：「發表著述就像當衆裸體：如果書好，作者百毒不侵；如果書差，作者無計可施。」

「有些書評的確帶着苦楚，可是作者無權抱怨。沒有人強迫他成爲作者，如果他發表文字，那就是邀請公眾注意，一切後果皆由自取。」還有他的顯示自信：「發表著述就像當衆裸體：如果書好，作者百毒不侵；如果書差，作者無計可施。」

「有些書評的確帶着苦楚，可是作者無權抱怨。沒有人強迫他成爲作者，如果他發表文字，那就是邀請公眾注意，一切後果皆由自取。」還有他的顯示自信：「發表著述就像當衆裸體：如果書好，作者百毒不侵；如果書差，作者無計可施。」

「有些書評的確帶着苦楚，可是作者無權抱怨。沒有人強迫他成爲作者，如果他發表文字，那就是邀請公眾注意，一切後果皆由自取。」還有他的顯示自信：「發表著述就像當衆裸體：如果書好，作者百毒不侵；如果書差，作者無計可施。」

屯溪老街上的事與人

陳旻文圖

天南地北

對於我而言，安徽黃山腳下的這條依山隨水、長一千二百七十二米的屯溪老街，並不單是海內外聞名的旅遊景區，更是一個相處了十多年的老朋友。今年國慶長假，再度造訪，擁擠、嘈雜向在意料之中，但街面商舖的大量變臉，原先氤氳流動的古徽州風韻的莫名消散卻令我驚愕。

屯溪老街舊稱宋街，於宋時就很輝煌，現今仍然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明清建築構件，素有「活動的清明河上圖」之稱。我第一次去屯溪老街是在一九九六年初秋。細雨綿綿中，遊人稀少，我撐着傘，腳步輕輕踏上那一塊塊古舊的青石板，彷彿走進了某種塵封。窄窄的青石板鋪就的街面兩側，百年老店牌匾對峙，酒幌茶幡參差高懸，兩旁建築，均呈沿街開敞式和內天井式兩種，結構有二進二廂、三進三廂，一律小青瓦、白粉牆、挑屋簷，質樸自然，沉渾古拙。走着，看着，一份不由自主的沉浸與喜歡久久地縈繞心間。

屯溪老街真是有歷史的，它北依華山，南臨新安江，處在率水與橫水的交匯處，佔據着三江匯聚的地理優勢。元末明初，屯溪率口人程維宗在此三江口一次建造了四十七間商舖，用來招徠商賈，囤積貨物，那是最早的老街。明清兩代，徽商崛起，屯溪作爲徽州水陸運輸的交通樞紐，老街得以擴展。清咸豐、同治年間，徽州炒青綠茶，一律集中在屯溪精製，從而創製出了馳名海內外的「屯綠」名茶，那時的屯溪老街，茶工雲集，茶號林立。老街上



的很多舖號，都是百年老店：「老翼農」藥號開創於明崇禎十三年（公元一六四〇年）；「程德馨」開創於清咸豐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同德仁」開創於清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到了清末，屯溪老街已經成爲錢莊、典當、銀樓、藥材、綢布、京廣百貨、鹽糖日雜、瓷器、紙張、酒樓等行業齊全的繁華街市，商肆林立，客棧遍布，百商雲集，市聲喧騰。

初識老街的那幾年，印象最深的便是那一家挨着一家的賣歛硯與徽墨的商舖，字號都帶着翰墨書香，比如「醉墨山房」、「一品齋」、「三石硯堂」、「始信閣」、「薈萃軒」等，無不瀟灑微特有人文氣息。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賣宣紙等文化用品、以及古玩、茶葉、藥材等商舖，顯示出老街獨有的文化品位。老街的名氣之大，幾乎與屯溪同等分量，猶如故宮與北京，遊客們下了黃山就直

奔老街，儘管如此，但那時候的老街是依然是安靜的，沒有喧囂的人群，也沒有高聲的叫賣。漸漸地，我在老街上有朋友。最早認識的是建於一九九九年的私人博物館「萬粹樓」樓主萬仁輝，而我對徽文化的了解與喜歡正是從「萬粹樓」開始的。「萬粹樓」是一座新建的「古樓」，其建築風格、廳堂結構和物雜擺放都完全是原汁原味的徽州民居，更珍貴的是其所用的木雕、石雕、磚雕、陶器、石器，以及窗、門、梯、台等等幾乎所有的外飾都是來自徽州民間明清時期的舊構件。萬仁輝更是一位傳奇人物，他早年在廣州開羊毛衫廠，因爲生意的緣故常在黃山轉飛機。早在「文革」時期，他第一次路過徽州，看到粉牆黛瓦以及連成片的高高的馬頭牆就一見鍾情。搬之後的這十年中，他跑遍了古徽州的三區四縣，或乘中巴，或包輛的士，翻山越嶺，走遍砂石路及泥濘小徑，在皖南鄉村裡地毯式搜索，收購一戶戶古民居的建築構件，樓裡的每一件藏品、每一處構件都有着傳說般的故事。萬仁輝一次次感嘆自己「有福報」，認爲得了這麼多古人的遺存，就是一種福報。而專門建樓讓大家分享，「並不是自己有多麼高的境界，只是因爲喜歡」。這些年，搞收藏的人多了，古徽州的建築構件都成了古董，價格飆升。我無限羨慕地對萬仁輝說：「還是你下手得早啊！」

那些年，每到暑假，我就帶孩子去屯溪，常去老街上找萬仁輝聊天，從他的豐富經歷中體會徽文化的精妙。「萬粹樓」是賣門票的，當時是三十六元一張票，可萬仁輝從來不讓我買票，每回見了我，總要上上下下再介紹個遍，之後，坐在寬敞的廳裡喝茶，聽他講解自南宋到明清，以徽商、徽建築

自由在開放着，詩意飄飛，既有一種沐浴向陽的從容，還有一種沉着痛快的熱烈。我非常喜歡，不僅將畫掛在客廳最中央，還設置爲自己的微博頭像。認識「四寶堂」的陳衛東，是因爲我一眼看中了店裡的一塊硯石製成的茶海，這塊長約五十公分、寬約三十公分的茶海是一塊原石，周邊沒有任何雕琢，崎嶇疊嶂，中間石面平滑、細膩，伸展着自然的水波紋與眉紋。我以三千元的價格搬走了它之後，再去老街路過，總會進去坐下喝茶聊天。也因爲他的介紹，我知道了徽州「三雕」聞名於世，不僅僅是技藝的過硬，至關重要的是徽州人內心安靜、耐心、不浮躁。

與「藝海閣」的程小明成爲朋友，也是因爲我實在喜歡他店裡那些木質光潔、紋理細膩、風格淳樸的木質工藝品。放零碎物件的盤子被做成一片舒展的荷葉，簡潔、生動，意趣盎然。筆筒、紙巾盒、茶杯壺、小木棧等，件件雅致、唯美，喚起我「用美的方式生活着」的優雅心態。交往中，對程小明的真誠與厚道尤爲難忘。今年長假中連着中秋節，走進「藝海閣」，我遞上順便捎去的月餅。不料，程小明卻爲此過意不去，執意送我一海南海黃花梨茶葉罐。

想起去年來老街，滿街是木榫酥糖店，幾乎每家店裡都有兩個壯漢當街各手持木槌，你一下我一下輪流捶擊，引得遊客圍觀。今年木榫酥糖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卻是「掉渣餅」——與徽州八萬竿子都挨不着的吃食；還添了一間很大的與徽文化無絲毫關聯的「納西寶藏」店，店內掛滿了「異域風情」的粗飾飾品。便就老街的變味詢問程小明，一探究竟。他嘆道，老街來了許多外地商人，做的是遊客經濟，當地人能堅守的已經不多了。

的確，老街早已不再純粹。前些年，「汪一挑」饅飽子就立在街頭，你可以在完整地欣賞「汪一挑」本人那帶有表演性質的從包饅飽、下饅飽、配製湯料、直至將一碗熱氣騰騰的饅飽遞到你手上的全過程，心滿意足地邊吹着熱氣邊吃。而今，「汪一挑」饅飽在老街上有了間樓上樓下的店舖，但再也見不到其本人了，店裡也不單一只賣饅飽，油條、包子什麼都有，伴隨而來的，還有我們這些熟客的無限失望。

而緊圍在「好再來」燒餅炭火爐前，興奮地等待着新出爐的梅乾菜燒餅，趁熱吃上一口，也是我對老街最深切的依戀。這份樂趣如今也蕩然無存：燒餅已經是電烤，從後場直接端出來賣。價格從一塊錢五個已賣到五毛錢一個，原先個大餡多的體積，竟縮減掉一半，變身袖珍版。

在浮躁與商業中，老街所承載着徽州精神隨着滿街的叫賣聲變得越來越模糊。這樣的變化使我近年中每一次到老街都有一種新的茫然，也因此滋生越來越濃重的陌生感。不過，儘管如此，那裡還有幾個依然真摯的朋友，是他們成爲我對老街駐足凝望的唯一理由。

「萬仁輝還是個畫家，擅長畫牡丹，他獨創的「寫工」牡丹別有韻致，不取其真，而取其魂。他說，他是用光感效果來實現「寫工」的目的。前年夏天，照例去拜訪「萬粹樓」，萬仁輝見了我很高興，送我一套套茶具。他說，「上面印有我的牡丹，這樣，你就擁有我的牡丹了」。我看了，微微一笑，不爲所動：「這上面的牡丹是貼膜的，並非手繪。」他一聽咧嘴大笑，當即豪爽地許諾「給你畫一幅！」之後，大約兩個月後的深秋，一天晚上，萬仁輝打來電話，興奮地告訴我，剛完成承諾我的畫，他自己「非常滿意」，着急着快遞給我。次日再次日，收到畫，打開一看，三朵艷麗的牡丹正自



萬粹樓

國慶假期熱鬧的屯溪老街

南沙群島位於北緯四度和十六度之間，共有二百三十多個島礁，有着十分豐富的礦藏資源和石油資源，也是中國的一處優良漁場。一九七五年越南南北統一後，越共當局從前越南政府手中接管了佔領的南沙群島的六個島嶼。一九七六年六月，越南出版的國家地圖上，公然把西沙、南沙群島納入其版圖，並將南沙群島改名爲「長沙群島」，歸其福祿省紅土郡那海總管轄。一九七八年，越南又佔領了畢生礁、中礁、榮青沙洲各島嶼；一九八八年佔領了柏礁、西礁、無女礁、日積礁等島嶼。從維護中越兩國傳統友誼出發，中國政府曾給予多次交涉、規勸和抗議。

一九七五年九月，當時的鄧小平副總理在北京會見越南黨代表團，越南中央總書記黎黎提出，希望中國兩國就南沙群島主權問題進行談判。鄧小平當場一口回絕，對黎黎說這個問題沒談判必要，中國有足夠證據來說明西沙、南沙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閣下倘若不信，請回去查問一下中國老祖先的「鄭和圖」碑記。

一九七七年四月，越南總理范文同訪問蘇聯取道北京，李先念副總理當面斥責越南當局在西沙、南沙問題上背信棄義，製成結果後，雙方又提出重開邊界談判，解決南海爭端問題。中國外交部遂向越南政府提出八點立場，其中一條就是要求越南政府必須回到一九七四年的立場，承認中國對西沙、南沙群島領土主權的歷史事實。中國同時向全世界公布了大量的文件、檔案以及越南出版的地圖和九九年地理教科書，再次暴露越南的野心。

一九八七年三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由中國在南沙群島建立第七十四號海洋觀察站。一九八八年三月，中國海軍導彈護衛艦「執行」和「湘潭號」奉命赴南沙執行正常的巡邏和考察任務。三月十三日夜，一鷹潭號和「湘潭號」分別接到命令：越南當局派遭三艘大型武裝艦和二百多名武裝人員，非法侵佔中國領海，並於十四日凌晨強佔赤瓜礁。兩艦隨即全速駛向赤瓜礁，果見三艘越南武裝艦正在向赤瓜礁運送一百二十名荷槍實彈的武裝人員。面對越南的侵略行爲，中方當即提出嚴正警告，鄭重聲明赤瓜礁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然而越南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氣焰囂張地在島上插上兩面越南國旗。南海艦隊十幾名士兵趁海水衝上礁首，一把將插在島礁上的越南國旗扯下。越南惱羞成怒，首先向我軍開槍開炮。我炮艦艦無忌口，被迫還擊，首發一炮將越南武裝艦和武裝人員擊中彈起火。越艦隨即還擊，越南掛出一面白旗。值得一提的是，這艘武裝艦還擊中了一艘我國海軍艦艇，這艘艦艇上仍保留着「中國人民海軍海軍艦隊」的字樣。

這場完全是一邊倒的海戰，僅打了二十五分鐘，就告終。海戰結束後，中國向全世界發表聲明：我們的反擊是被迫的，也是有限的。否則完全可將南海的越南大型登陸艦、水雷艦、同濟、中國外交部向越南駐華大使遞交抗議照會：「越南當局必須立即停止在南沙群島海域駐軍、學習成績和道德素養等方面進行嚴格的評估。英國校園足球開展的一個宗旨是，一個青少年無論有無成爲職業球員的可能，其首先都應是一個具備全面素質的社會有用之才。」

一九七五年九月，當時的鄧小平副總理在北京會見越南黨代表團，越南中央總書記黎黎提出，希望中國兩國就南沙群島主權問題進行談判。鄧小平當場一口回絕，對黎黎說這個問題沒談判必要，中國有足夠證據來說明西沙、南沙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閣下倘若不信，請回去查問一下中國老祖先的「鄭和圖」碑記。

一九七七年四月，越南總理范文同訪問蘇聯取道北京，李先念副總理當面斥責越南當局在西沙、南沙問題上背信棄義，製成結果後，雙方又提出重開邊界談判，解決南海爭端問題。中國外交部遂向越南政府提出八點立場，其中一條就是要求越南政府必須回到一九七四年的立場，承認中國對西沙、南沙群島領土主權的歷史事實。中國同時向全世界公布了大量的文件、檔案以及越南出版的地圖和九九年地理教科書，再次暴露越南的野心。

一九八七年三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由中國在南沙群島建立第七十四號海洋觀察站。一九八八年三月，中國海軍導彈護衛艦「執行」和「湘潭號」奉命赴南沙執行正常的巡邏和考察任務。三月十三日夜，一鷹潭號和「湘潭號」分別接到命令：越南當局派遭三艘大型武裝艦和二百多名武裝人員，非法侵佔中國領海，並於十四日凌晨強佔赤瓜礁。兩艦隨即全速駛向赤瓜礁，果見三艘越南武裝艦正在向赤瓜礁運送一百二十名荷槍實彈的武裝人員。面對越南的侵略行爲，中方當即提出嚴正警告，鄭重聲明赤瓜礁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然而越南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氣焰囂張地在島上插上兩面越南國旗。南海艦隊十幾名士兵趁海水衝上礁首，一把將插在島礁上的越南國旗扯下。越南惱羞成怒，首先向我軍開槍開炮。我炮艦艦無忌口，被迫還擊，首發一炮將越南武裝艦和武裝人員擊中彈起火。越艦隨即還擊，越南掛出一面白旗。值得一提的是，這艘武裝艦還擊中了一艘我國海軍艦艇，這艘艦艇上仍保留着「中國人民海軍海軍艦隊」的字樣。

中越南沙交鋒始末

往事鈞沉

一九七五年九月，當時的鄧小平副總理在北京會見越南黨代表團，越南中央總書記黎黎提出，希望中國兩國就南沙群島主權問題進行談判。鄧小平當場一口回絕，對黎黎說這個問題沒談判必要，中國有足夠證據來說明西沙、南沙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閣下倘若不信，請回去查問一下中國老祖先的「鄭和圖」碑記。